



安全理事会

第六十九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七二一八次会议

2014年7月17日星期四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	加萨纳先生	(卢旺达)
成员：	阿根廷	佩瑟瓦尔夫人
	澳大利亚	布利斯先生
	乍得	谢里夫先生
	智利	巴罗斯·梅莱先生
	中国	刘结一先生
	法国	阿罗先生
	约旦	奥迈什先生
	立陶宛	包布利斯先生
	卢森堡	卢卡斯女士
	尼日利亚	奥格武夫人
	大韩民国	吴浚先生
	俄罗斯联邦	丘尔金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马克·莱尔·格兰特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迪卡洛女士

议程项目

利比亚局势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0506)。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上午10时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利比亚局势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我邀请利比亚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我代表安理会欢迎利比亚外交和国际合作部长穆罕默德·阿卜杜勒阿齐兹先生阁下。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利比亚支助团团长塔里克·米特里先生参加本次会议。

我代表安理会欢迎米特里先生在贝鲁特通过电视会议参加今天的会议。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现在请米特里先生发言。

米特里先生（以英语发言）：我在六周前向安理会通报情况（见S/PV.7194）时提到，利比亚人对旷日持久的冲突前景越来越担忧。过去几周在黎波里快速出现的事态发展，反映了继续深深笼罩该国的出现严重裂痕的政治舞台，破坏了刚刚起步的政治进程。

实际上，我们正处于利比亚首都两个主要对立团体之间的全面对抗之中。因严重的政治两极化而产生的这场对抗，正在该国国际机场上演。最初于7月5日敌对部队成员之间在的黎波里Janzour区（联合国利比亚支助团（联利支助团）大院所在地）的一个检查站发生的小事件，迅速升级为波及首都一些地区的一连串重大冲突。过去一周内，大部分战斗的焦点是，不同武装团体企图控制的黎波里国际机场。战斗引起空中交通混乱，途经该机场的所有航空旅行已经暂停。该国临时政府要求立即和无条件停火的呼吁迄今被置之不理。政府也要求国际社会

采取坚定立场。我将请阿卜杜勒阿齐兹部长进一步阐述政府的呼吁。

由于那些在首都进行动员并巩固地盘的军事行为体的数量继续增加，人们日益感到冲突很可能立即和大幅度升级。各方都面临极大风险。在利比亚东部，过去几天的对抗明显升级。班加西国际机场反复遭到炮击并停止运营。由退役陆军将领哈利法·哈夫塔指挥的部队与被他们称之为恐怖分子的团体之间继续展开军事行动，在此背景下，暗杀和绑架公民和政治活动分子以及安全和司法人员的运动正在无情地展开。在选举当天，一位知名人权和政治活动家Salwa Bughaigis在她的班加西住所被刺和枪杀。当时在她身旁的丈夫下落不明，他们的保镖随后在羁押中被杀。即便在一个每天目睹暴力的国家，这次暗杀行动是非常令人震惊的。

最近在的黎波里和国际机场周围发生的战斗，使战火更加接近联利支助团驻地大院，它曾经被中、大口径机枪的直接击中。面对我们驻地大院周围的战斗将会加剧的迹象和警告，我们处于卷入一场军事摊牌的严重危险之中。鉴于首都局势不断恶化，的黎波里国际机场已关闭，联利支助团面临的安全风险增加，以及其工作人员执行任务的能力受到影响，因此作出了一项决定：首先减少并随后撤出驻该国国际工作人员。作出这项决定是不容易的。我们表明，联利支助团将无法在执行任务的同时确保我们在的黎波里的160名国际人员的安全与保障。危险是如此之大，以致工作人员奉命穿着防弹衣和戴上头盔在其住所和办公室之间行走，这是我们在的黎波里采取的前所未有的措施。结果，工作人员连续数天被限制在驻地大院内。

7月13日和14日，两大组国际工作人员在装甲车护送下经公路撤离到突尼斯，留下一小部分工作人员在的黎波里。这是一项临时措施，一旦安全情况有所改善将对其进行审查。利比亚当局已获知并对这项措施表示完全理解。过去几周的黎波里出现的军事动态，给6月25日选举投下阴影，这次选举将选出200人的国民议会，以取代国民大会。与上次即

2012年立法选举不同，选举法没有对政党代表比例作任何规定。候选人必须以个人身份参选，并在议会中为妇女保留32个席位。

在选举日，参加投票人数比例略高于利比亚150万登记选民的40%，他们将从1714名候选人中作出选择。97%的投票中心开门供选民投票，但没有在东部城市德尔纳进行投票；的黎波里以西某些地区和库夫拉地区有些群体选民（我们用群体指少数族裔或文化群体）抵制选举。全国各地约24个投票中心的投票活动受到暴力行为的影响，主要是在班加西、塞卜哈、扎维亚、苏尔特和奥拜利地区。有一名候选人遇害。由于投票受到干扰，共有代表6个次级选区的12个席位依然空缺，有待在相关选区经选举填补。继7月6日公布初步结果之后，已根据《政治和行政孤立法》取消41名候选人的候选资格。预计将在7月20日公布最终结果。

我在上月向安理会通报时，谈到我打算召开一次会议，把利比亚各主要行为体的代表召集到一起，争取就对过渡进程至关重要的一些问题达成协议。其中包括有关政治互动的原则、过渡期剩余时间的国家优先事项，以及解决紧迫安全和其他引起分歧问题的方法。

在筹备这次会议的过程中，除政府和利比亚问题特使们外，联利支助团还与利比亚各主要党派和团体进行了密切协商，以商讨各种安排和可能的结果。我们当时希望会议在6月18日和19日立法选举前一个星期举行，其形式将是一场政治对话。筹备文件初稿被一些媒体泄露、歪曲和曲解。更重要的是，有些主要参与者原已作出积极回应，但现已表示不愿意参与他们认为时机不对、将对其政治对手有利的对话。

媒体的敌意进一步降低了在议会选举前举行一次对话的可能性，有些媒体报道已转而对我进行诽谤。经过协商，包括与各位国际特使进行协商后，我决定推迟召开一次政治对话会议。这次错失良机，令人遗憾。在时下武装对抗持续不断的情况

下，召集冲突各派坐下来对话可能会变得更加困难。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或区域行为体已呼吁停止暴力。联利支助团继续与各党派和团体接触，争取缓和局势。

自我上次通报以来，联利支助团已恢复出席在的黎波里对赛义夫·伊斯兰·卡扎菲、阿卜杜拉·赛努西和其他35名与前政权有关人士的庭审。迄今为止，审判主要涉及有关获得辩护律师的程序问题。我借此机会强调，所有被告都必须得到适当的法律代理，辩护律师必须能够有充分的机会接触其委托人和查阅案件卷宗。

在这方面，我谨指出，赛义夫·伊斯兰·卡扎菲和阿卜杜拉·赛努西两人均无法与将在国际刑事法院上为其辩护的法律顾问见面。这尤为令人关注，鉴于国际刑事法院上诉分庭5月31日作出裁决，确认赛义夫·伊斯兰·卡扎菲案的可受理性。法院已认定，利比亚必须移交赛义夫·伊斯兰·卡扎菲，同时也指出，法院仍在研究赛努西先生一案。利比亚仍有义务与法院合作。

最后，今天我谨借此机会强调指出，越来越多的移民、寻求庇护者及难民仍在冒着生命危险从利比亚渡海前往欧洲，他们身处困境。此外，利比亚境内数以千计的移民继续面临大范围 and 长期的拘留，而且通常没有办法对其所遭受的关押提出申诉。他们被关押在极其恶劣条件下，长期过度拥挤，缺乏基本卫生条件。此外还存在着虐待和剥削劳动的情况。

在利比亚境内没有一个适当的保护框架的情况下，这种关押做法往往助长向欧洲贩运人口的现象。现已很清楚，边境管制措施不足以解决这一问题，迫切需要采取行动，减少使用拘留手段，改善拘留中心的条件。此外，需要正式确定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作用，立即采用难民登记及其身份确定程序。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米特里先生的通报。

我现在请利比亚外交和国际合作部长发言。

阿卜杜勒阿齐兹先生（利比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很高兴看到你主持本次重要会议。首先让我表示，我们最深切地感谢你和安理会成员给我机会，在利比亚事态快速发展的这一关键时刻，在安理会发言。

此外也请允许我感谢所有国际伙伴、国家和地区组织过去和现在继续支持利比亚并任命了特使。在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利比亚支助团（联利支助团）团长塔里克·米特里先生的领导下，联利支助团在充满挑战的环境下做了出色的工作。我们高度赞赏秘书长传达的极为令人鼓舞的信息及其亲自参与。我们特别感谢欧洲联盟的政治和技术支持，感谢阿拉伯国家联盟、非洲联盟，伊斯兰合作组织和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通过了多项决议，对利比亚民主进程表示坚定支持。

我今天与会，是要如实、不加任何修饰地向安理会介绍利比亚局势的实际情况。

我首先谈谈这种情况积极的一面。我要说，2012年，世界对于利比亚遭受42年压迫之后，自由、公正地选出国民大会议员给予了赞扬。成立了过渡政府，随后建立了目前的临时政府。最高宪法法院作出了一个历史性裁定，将审议国民大会所作的成立新政府属于无效的决定，从而确认了现任政府的合法性，同时也确认了司法部门的独立性。在过去60年间，这种情况仅发生过两次。一次是在王国时期，当时最高法院违背国王意愿裁定解散议会，而现在这次是司法部门作出的第二次裁定，它事实上使政府得以重新恢复正常运作。

负责起草《宪法》的委员会成员的选举工作进展良好，他们现已开始起草《宪法》。最近，正如米特里先生提到的那样，举行了新议会选举，但投票率不高。我们非常希望能很快完成这项工作，并于月底前宣布选举结果。

开展政治进程的初步路线图已开始成形。大城市已开始举行市政选举，从而树立了放权让地方管理的风气。

然而，消极的一面是，存在不少挑战和负面因素，这对利比亚民主转型构成严峻威胁，而且确实表明利比亚有可能走向国家政权崩溃的局面，从而不仅给本国也给次区域和区域带来深远后果。

我想逐一谈谈这些阻碍因素，以便安理会成员能够认识到利比亚转型在当前有多么困难。

我要首先谈谈社会挑战。

这些挑战首先包括那些普遍存在的与该国内流离失所者和身处国外的利比亚难民有关的问题；其次是由于与武装团体往来密切所造成的部族冲突；三是因担心受到迫害以及颁布不公平的政治孤立法而导致的人力资源外逃；四是尽管有几千家已注册的民间组织，但公众舆论相当被动，公众参与很不够；五是民众与政府、政府与国会、国会与民众之间存在信任危机，从而妨碍了政治进程；六是缺乏能够争取当地民众支持的宣传战略。

关于经济挑战，我要首先提及不断恶化的经济形势。这主要是石油生产和石油出口减少造成的。安理会可能会记得，石油出口港口被一个好战团体控制近11个月之久。我们因此损失了300多亿美元。政府无法作出军事反应，因为它没有足够的工具来这样做。政府决定开展和平谈判，来解决这一具体问题。

其它的此类挑战包括，第二，政府没有能力确保为当地民众提供基本服务，第三，青年失业率不断上升，导致他们为了获取些许收入而开始加入武装团体。

关于政治挑战，第一，政党之间存在政治冲突。一些政党在建设国家和法治的旗帜下走到一起。另一些政党则打着自身意识形态而非建设利比亚的旗号而走到一起。

其它政治挑战包括，第二，缺乏有意义的全国对话以及可行的民族和解方案和倡议；第三，政治孤立法带来了不良后果。我认为该法是灾难性的，因为其主要目的是要孤立而非融合。利比亚多数技术官僚接受过30到40年的培养，与前政权并无意识形态瓜葛，但该法规定要让他们靠边站，造成他们无法为国家政治进程出力。

此外，某些律师在过去几个月中企图提出废除或修正该法的提案。不受控制的军事人员向法官发出威胁，称法官如果作出这项裁定，就别想活命。眼下的情况就是这样。

关于军事挑战，在过去三年中，国防部门和警察部门均没能组建。其次，武装团体之间存在武装冲突，而这可能导致内战爆发。我们在过去五天里就看到了这种情况。这种冲突是希望在法治基础上通过实施可行的治理来建设国家的人与反对这一进程的人之间的冲突。后者想要建立一个以注重意识形态的军阀为首的小酋长国，而不想看到以应有的方式建设国家。他们的言论是完全错误的，而且给人们的印象是，这只是军事团体为了夺权而相互打仗。所以，我们正在努力研究如何对这些团体进行调解，以确保停止敌对行动，然后让它们进行谈判，从而适当调和其立场。

第三，存在袭击民用基础设施，从而使政府丧失信誉并挑动人们反对政府的行为。第四，存在打着宗教旗号的激进团体，它们要比政府更有能力。如果政府没有必要的工具，我们又怎么能够指责它未能应对一心反对民主进程的武装团体所构成的不断加剧的威胁呢？

还有各种安全挑战。第一，由于数以百万计轻重武器的存在，安全局势正在恶化。第二，威胁和恐吓平民和军队士兵的激进个人与团体越来越多，他们犯下了绑架勒索、杀害和刺杀政治活动家、律师、记者、警察、军事人员、法官和检察官的严重罪行。昨天，一名女议员在德尔纳市遇刺，该市被一个打着宗教旗号的激进团体所完全控制。第三，

没有强有力、有效和人道的刑事司法体系。没有能够保护个人权利与自由的人道且正常运作的刑事司法体系，保护民主机构就无从谈起。我们尚未达到那个阶段。第四，一些拘留中心仍不受政府控制。第五，我亲爱的朋友塔里克·米特里先生提到的非法贩运武器和毒品和走私补贴货物的非法移民继续带来非常严重的问题，不仅是给利比亚，而且是给邻国、特别是地中海以北的那些国家。

如果利比亚被激进团体和军阀挟持而崩溃，后果将是深远的，而且有可能非我们所能控制。第一，我认为，它可助长邻国的冲突和分裂图谋。它还可成为加剧非法走私武器和助长邻国国内冲突的一个消极因素。我想，利比亚、特别是利比亚东部将成为极端分子和打着宗教旗号的激进团体的中心。我们无法否认这样的事实：激进分子不只是利比亚人；还有一些人来自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叙利亚。更不必提有谣言称，鉴于急需控制这些人员，激进分子现正鼓励在叙利亚境内作战的其他人返回利比亚，因为这里存在安全缺口，因此，利比亚可成为一个十分有利的环境，可能成为不仅是利比亚而且还有其邻国越来越多麻烦的源头。

难道安理会成员不认为，这些表明利比亚正在走向崩溃的因素使安全理事会更有理由更有力和更有效地战略性介入利比亚的内部事务？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是什么使安全理事会无法满足利比亚人民生活在和平之中、在一个更加和平的环境中推进其本国民主进程的愿望？本届政府正做出巨大努力，在运作上做出长远考虑，把各利益攸关方召集起来进行充满希望的全国对话，但是，政府可使用的手段极其有限，更不必提当前反对民主进程的某些团体和个人中存在的不良趋势。鉴于利比亚仍适用第七章的规定，安全理事会可为国际社会在利比亚事务中新的更有效的介入提供法律框架，以期使政治进程和重建努力更加协调一致。

我可以确定地说，在利比亚当前和正出现的问题及挑战与国际社会提供的支助这两者之间存在严重失衡。要公平对待利比亚，就必须纠正这种具体

失衡。应当设立一个联合国利比亚稳定和机构建设特派团，其核心重点是在一些优先领域提供具体的结构性和立法支助，我们认为，这些领域是建设法治和实施可行治理的基础。

第一，有必要建设国家安全部队，以建立高质量的军队、警察部队及情报架构为特别侧重。有效介入武装团体和个人的非军事化进程同样重要。极其重要的是，在这一进程中要采取所谓的循序渐进的做法，因为军事团体的非军事化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我们作为政府必须处理的政治层面，另一个是国际社会应该在区域或全球一级给予我们协助的技术层面。

第二，它应推动保护油田、石油出口港及民用机场。这将确保石油及其相关收入正常流动和其它战略场所受到保护。我们相信所谓的联合保护。利比亚人受过的培训不足，不能够自己保护这些场所。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12个月前当油港处于控制之中时，我们每天出产150万桶石油。石油生产停止时，这一数字降至每天250至300桶。油田和我们的石油出口港缺乏保护仍是一个严重问题。我们不是在请求进行军事干预来保护石油，但是，我们需要团队、专家和训练有素的人员与利比亚人一起进行所谓的现场培训，以使利比亚人能够在一段时间内学习如何保护这些战略场所。

第三，它还应有有助于机构建设，改进公共行政的表现，同时设立反腐机制。如安理会所知，利比亚已签署并批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但是，签署和批准是一回事，执行却是另一回事。我们需要立法和结构性改革，还需要一个能够确实努力工作、开始控制前政权期间和过去三年中所发生腐败做法的独立机构。

第四，它应推动刑事司法体系的改革，正如我提过的那样，这也是民主机构和保护个人及团体的权利的关键所在。

第五，它应向邻国提供边界安全方面的支助。在这方面，我愿通知安理会，阿尔及利亚、突尼

斯、乍得、尼日尔、苏丹和埃及等邻国在阿尔及利亚举行的不结盟国家部长级会议上会晤。这是邻国的代表首次在部长一级坐下来开会，并决定思考利比亚局势和他们如何能够为帮助利比亚人作出贡献。鉴于邻国了解各种问题的具体情况，并且认识到利比亚所发生情况给其自身带来的消极后果，我赞扬它们采取这一举措，并在非洲联盟首脑会议上采取了后续行动。

最近，突尼斯友善邀请各邻国外交部派代表开会，并发表了一项有力的声明。在架构上，各邻国外交部决定设立两个委员会——一个安全委员会和一个政治委员会——来密切注意利比亚事态，并且研究它们如何在帮助利比亚人的民主进程方面增加价值。

第六，考虑到阿拉伯国家联盟打算在与非洲联盟和邻国部长级委员会紧密合作下牵头开展全国对话与和解，特派团也可以为这一进程提供有效支持。迅速部署这一特派团，而且在可能情况下与区域组织紧密合作和协调，肯定会使我国能继续推行更有意义的民主过渡、公平分配财富、通过一项协商一致宪法、使武装团体非军事化，以及建立法治和可行的治理。与此同时，如果这一特派团得以部署，我认为这将创造联合国和区域组织在冲突后进行参与的典范和成功事例。

最后，我要真诚呼吁安全理事会认真对待利比亚问题，以免为时太晚。坚定执行这一任务并为利比亚政治进程提供持续支持，最终肯定会带来回报。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在18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生活着650万人口的国家。就面积而言，该国是世界第十七大和非洲第四大国家，拥有4150亿桶石油储量。这个国家拥有巨大潜力，不仅对利比亚人民来说是如此，而且对我们的邻国和伙伴来说也是如此。毫无疑问，利比亚人负有创造自身命运的责任，他们对一个繁荣的未来有信心。但是，我们无法单枪匹马地实现这个目标。我们需要超越国家利益的团结伙伴关系。

最后，我要重申，我们并不是要求进行军事干预。相反，我们呼吁安全理事会采取实现稳定与机构建设举措。这是增强国家能力以便应对未来挑战的唯一办法。

我感谢主席和安理会给我这个机会，向他们介绍利比亚的实际情况并转达利比亚人民对国际社会的期望。

主席（以英语发言）：发言者名单上没有其他发言者了。我现在请安理会成员进行非正式磋商，继续讨论该议题。

上午10时45分散会。